

李师师外传

中国古典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

李师师外传

李师师者，汴京东二厢永庆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。寅妻既产而卒，寅以菽浆代乳乳之，得不死。在襁褓未尝啼。汴俗，凡男女生，父母爱之，必为舍身佛寺。寅怜其女，乃为舍身宝光寺。女时方知孩笑。一老僧目之曰：“此何地，尔乃来耶？”女至是忽啼。僧为摩其顶，啼乃止。寅窃喜，曰：“是女真佛弟子。”为佛弟子者，俗呼为“师”，故名之曰“师师”。

师师方四岁，寅犯罪系狱死。师师无所归，有倡籍李姥者收养之。比长，色艺绝伦，遂名冠诸坊曲。徽宗帝即位，好事奢华，而蔡京、章惇、王黼之徒，遂假绍述为名，劝帝复行青苗诸法。长安中粉饰为饶乐气象。市肆酒税，日计万缗，金玉缯帛，充溢府库。于是童贯、朱勔辈复导以声色狗马宫室苑囿之乐。凡海内奇花异石，搜采殆遍。筑离宫于汴城之北，名曰艮岳。帝般乐其中，久而厌之。更思微行，为狎邪游。内押班张迪者，帝所亲幸之寺人也。未宫时为长安狎客，往来诸坊曲，故与李姥善。为帝言陇西氏色艺双绝，帝艳心焉。翼日，命迪出内府紫茸二匹、霞氍毹二端、瑟瑟珠二颗，白金廿镒，诡云“大贾赵乙，愿过庐一顾”。姥利金币，喜诺。暮夜，帝易服杂内侍四十余人中，出东华门二里许，至镇安坊——镇安坊者，李姥所居之里也。帝麾止余人，独与迪翔步而入。堂户卑庳。姥出迎，分庭抗礼，慰问周至。进以时果数种，中有香雪藕、水晶苹婆，而鲜枣大如卵，皆大官所未供者。帝为各尝一枚。姥复款洽良久，独未见师师出拜，帝延伫以待。时迪已辞退，姥乃引帝至一小轩。棐几临窗，缥缈数帙，窗外新篁，参差弄影。帝然兀坐，意兴闲适，独未见师师出侍。少顷，姥引帝到后堂。陈列鹿炙、鸡酢、鱼脍、羊签等肴。饭以香子稻米，帝为进一餐。姥侍旁，款语移时，而师师终未出。

见。帝方疑异，而姥忽复请浴，帝辞之。姥至帝前，耳语曰：“儿性好洁，勿忤。”帝不得已，随姥至一小楼下浴室中。浴竟，姥复引帝坐后堂，肴核水陆，杯盏新洁，劝帝欢饮，而师师终未一见。良久，姥才执烛引帝至房。帝褰帷而入，一灯荧然，亦绝无师师在。帝益异之，为倚徙几榻间。又良久，见姥拥一姬珊珊而来。淡妆不施脂粉，衣绢素，无艳服。新浴方罢，娇艳如出水芙蓉。见帝，意似不屑，貌殊倨，不为礼。姥与帝耳语曰：“儿性颇愎，勿怪。”帝于灯下凝睇物色之，幽姿逸韵，闪烁惊眸。问其年，不答。复强之，乃迁坐于他所。姥复附帝耳曰：“儿性好静坐。唐突勿罪。”遂为下帷而出。师师乃起，解玄褐袄，衣轻绡，卷右袂，援壁间琴，隐几端坐而鼓《平沙落雁》之曲。轻拢慢撚，流韵淡远。帝不觉为之倾耳，遂忘倦。比曲三终，鸡唱矣。帝亟披帷出。姥闻，亦起，为进杏酥饮、枣糕、饆飠诸点品。帝饮杏酥杯许，旋起去。内侍从行者皆潜候于外，即拥卫还宫。时大观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。

姥私语师师曰：“赵人礼意不薄，汝何落落乃尔？”师师怒曰：“彼贾奴耳。我何为者？”姥笑曰：“儿强项，可令御史里行也。”而长安人言籍籍，皆知驾幸陇西氏。姥闻大恐，日夕惟涕泣。泣语师师曰：“洵是，夷吾族矣！”师师曰：“无恐。上肯顾我，岂忍杀我？且畴昔之夜，幸不见逼，上意必怜我。惟是我所窃自悼者，实命不犹，流落下贱，使不洁之名，上累至尊，此则死有余辜耳。若夫天威震怒，横被诛戮，事起佚游，上所深讳，必不至此，可无虑也。”

次年正月，帝遣迪赐师师蛇跗琴——蛇跗琴者，琴古而漆黦，则有纹如蛇之跗，盖大内珍藏宝器也。又赐白金五十两。三

月，帝复微行如陇西氏。师师仍淡妆素服，俯伏门阶迎驾。帝喜，为执其手令起。帝见其堂户忽华敞，前所御处，皆以蟠龙锦绣覆其上。又小轩改造杰阁，画栋朱栏，都无幽趣。而李姥见帝至，亦匿避；宣至，则体颤不能起，无复向时调寒送暖情态。帝意不悦，为霁颜，以老娘呼之，谕以一家子无拘畏。姥拜谢，乃引帝至大楼。楼初成，师师伏地叩帝赐额。时楼前杏花盛放，帝为书“醉杏楼”三字赐之。少顷置酒，师师侍侧，姥匍匐传樽为帝寿。帝赐师师隅坐，命鼓所赐蛇跗琴，为弄《梅花三叠》。帝衔杯倾听，称善者再。然帝见所供肴馔皆龙凤形，或镂或绘，悉如宫中式。因问之，知出自尚食房厨夫手，姥出金钱倩制者。帝亦不怪，谕姥今后悉如前，无矜张显著。遂不终席，驾返。

帝尝御画院，出诗句试诸画工，中式者岁间得一二。是年九月，以“金勒马嘶芳草地，玉楼人醉杏花天”名画一幅赐陇西氏。又赐藕丝灯、暖雪灯、芳苡灯、火凤衔珠灯各十盏；鸂鶒杯、琥珀杯、琉璃盏、镂金偏提各十事；月团、凤团、蒙顶等茶百斤；饽饽、寒具、银饊饼数盒。又赐黄白金各千两。时宫中已盛传其事，郑后闻而谏曰：“妓流下贱，不宜上接圣躬。且暮夜微行，亦恐事生叵测。愿陛下自爱。”帝颔之。阅岁者再，不复出。然通问赏赐，未尝绝也。

宣和二年，帝复幸陇西氏。见悬所赐画于醉杏楼，观玩久之。忽回顾见师师，戏语曰：“画中人乃呼之竟出耶？”即日赐师师辟寒金钿、暎月珠环、舞鸾青镜、金虬香鼎。次日，又赐师师端溪、凤味砚、李廷珪墨、玉管宣毫笔、剡溪绫纹纸。又赐李姥钱百千缗。

迪私言于上曰：“帝幸陇西，必易服夜行，故不能常继。今

艮岳离宫东偏有官地袤延二三里，直接镇安坊。若于此处为潜道，帝驾往还殊便。”帝曰：“汝图之。”于是迪等疏言：“离宫宿卫人向多露处。臣等愿捐货若干，于官地营室数百楹，广筑围墙，以便宿卫。”帝可其奏。于是羽林巡军等，布列至镇安坊止，而行人为之屏迹矣。四年三月，帝始从潜道幸陇西，赐藏阍、双陆等具。又赐片玉棋盘、碧白二色玉棋子、画院宫扇、九折五花之簟、鳞文蓐叶之席、湘竹绮帘、五彩珊瑚钩。是日，帝与师师双陆，不胜；围棋，又不胜。赐白金二千两。嗣后师师生辰，又赐珠钿、金条脱各二事，玳瑁一筐，毳锦数端，鹭毛缁、翠羽缎百匹，白金千两。后又以灭辽庆贺、大赉州郡，加恩宫府。乃赐师师紫绡绢幕、五彩流苏、冰蚕神锦被、却尘锦褥、麸金千两，良酝则有桂露、流霞、香蜜等名。又赐李姥大府钱万缗。计前后赐金银钱、缁帛、器用、食物等，不下十万。

帝尝于宫中集宫眷等宴坐，韦妃私问曰：“何物李家儿，陛下悦之如此？”帝曰：“无他，但令尔等百人，改艳妆，服玄素，令此娃杂处其中，迥然自别。其一种幽姿逸韵，要在容色之外耳。”

无何，帝禅位，自号为道君教主，退处太乙宫。佚游之兴，于是衰矣。师师语姥曰：“吾母子嘻嘻，不知祸之将及。”姥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师师曰：“汝第勿与知，唯我所欲。”时金人方启衅，河北告急。师师乃集前后所赐金钱，呈牒开封府尹，愿入官，助河北饷。复赂迪等代请于上皇，愿弃家为女冠。上皇许之。赐北郭慈云观居之。

未几，金人破汴。主帅阎嫩索师师，云：“金主知其名，必欲生得之。”乃索之累日，不得。张邦昌等为踪迹之，以献金营。

师师骂曰：“吾以贱妓，蒙皇帝眷，宁一死无他志。若辈高爵厚禄，朝廷何负于汝，乃事事为斩灭宗社计？今又北面事丑虏，冀得一当，为呈身之地。吾岂作若辈羔雁贄耶？”乃脱金簪自刺其喉，不死；折而吞之，乃死。道君帝在五国城，知师师死状，犹不自禁其涕泣之洑澜也。

论曰：李师师以娼妓下流，猥蒙异数，所谓处非其据矣。然观其晚节，烈烈有侠士风，不可谓非庸中佼佼者也。道君奢侈无度，卒召北轅之祸，宜哉！